

给母亲发“年终奖”

◎张军霞

我第一次给母亲发“年终奖”，还是二十多年前。

那段时间，母亲肩周炎的老毛病又犯了，因为肩膀疼，每天抬胳膊都困难，平时轻松就能完成的穿衣、梳头等动作，这时也成了难题。我也曾多次陪着母亲去找医生，却总是不见效，倒是母亲的一个老姐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她说这病只要坚持每天甩胳膊，慢慢就能好，母亲照着做，疼痛感果然一天天减轻了。

但是，对于母亲来说，冬天洗衣服还是一个难题。家里那台老式的洗衣机已经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几年，洗一些平常的衣物都没有问题，但每逢需要洗厚重的棉衣、毛衣时，需要反复从洗衣桶里提出衣服放到脱水桶里，吸了水的棉衣拎起来格外吃力，对于母亲那疼痛的胳膊来说更是一种挑战。虽然我和妹妹每个周末都回来，也一直劝母亲等我们回来帮着洗，但爱干净的母亲根本不听劝。

有一天，我去逛街，看到商场正在搞家电促销，我临时起意想看看有没有更省力一点的洗衣机，售货员马上给我推荐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太适合买回去给母亲用了！可我一看法价，顿时又傻眼了，当时我的工资才1000元出头，可是这台洗衣机售价2200元！如果我想给母亲买这台洗衣机，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积攒两个月，但我家里还有个需要喝奶粉的孩子呀！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回想着母亲洗衣服时痛苦的神情，不由感到特别心酸。说来也巧，那时我已经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就在逛商场后的第二天，有一家报社给我寄来了一张500元的稿费单，因为我的一篇征文获得了一等奖！稿费加奖金居然抵得上我半个月的工资！

第二天我回母亲家时，正巧妹妹也来了，我说了想给家里买台全自动洗衣机的事，她立刻就说：“姐，买洗衣机的钱咱们各出一半就行啦！”妹妹的建议让我喜出望外，就这样我用自己稿费加上工资凑足了1100元，再加上妹妹的另一半，我们当天就跑到商场订购了那台全自动洗衣机。当工人把洗衣机送到家时，母亲非常惊讶：“这是啥？我们家没买东西啊？”妹妹拍着手笑起来：“妈，你这一年到头为家里操劳也太辛苦了，这是姐姐和我送给你的‘年终奖’！”

从此，有了这台洗衣机的帮助，母亲彻底告别了洗厚重衣服的烦恼，乐得她反复跟邻居们说：“高科技的东西就是好，我两个闺女真有心了！”

从这件事以后，我和妹妹都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年末都会想着给母亲买点啥。母亲每次收到这样的“年终奖”都会特别开心，因为我们提前做足了功课，送来的都是她最需要又最喜欢的礼物。

又到新年，我跟妹妹商量，如今物质条件好了，家里也不缺啥，不如让很少有机会出门的母亲出去旅游一趟。我们悄悄在一家夕阳红旅行社报了名，相信这次的“年终奖”母亲也一定会喜欢！



甜蜜时光
◎严丽

特殊的“年礼”，向上的家风

◎魏益君

每年春节前夕，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按照惯例，他会陆陆续续地收到小辈们送来的一份份特殊年礼。多少年来，这“年礼”让老父亲珍爱有加，开心不已。

乡下老家的小院很别致，别致的还有堂屋里的一面墙，墙上张贴着许多花花绿绿、形状各异的奖状和荣誉证书。这便是父亲每年收到的特殊“年礼”。

说起这面墙和那些奖状，我有着久远的记忆。打小我就记得爷爷家的墙上贴满了新新旧旧的奖状，有爷爷的、有父亲的、有叔叔的，还有姑姑的。奖状的内容也各不相同，有“先进生产者”“五好社员”“劳动标兵”等。记得爷爷每收到一张奖状，都乐得合不拢嘴，连声夸奖，认真张贴。父亲和叔叔几个更是不敢懈怠，努力表现，年年拿奖。

爷爷去世前，让父亲揭下满墙

的奖状，并嘱咐说，留着它，给孩子们讲讲怎样生活。

果然，父亲经常拿出那些发黄的奖状，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不仅如此，父亲也用一面墙来张贴我们的奖状。那时，上学拿奖状成了我们兄妹几个竞相攀比的事，放寒假能交给父亲一张奖状，是我们最光荣的时候。

参加工作后，单位不兴发奖状了，有的只是荣誉证书。父亲还是乐此不疲，将我们的证书拿去张贴，说，贴上好，影响别人，也激励自己。

再后来，我们兄妹几个成家立业，有了子女，我们的下一代也被老父亲激励得憋着劲地竞争。我女儿就是这样，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优秀，放了寒假，第一件事就是把获得的奖状送到爷爷那儿，看爷爷认真地贴到墙上，那种自豪感就甭提了。后来，女儿上了大学，第一年就带回来一摞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书。

这下把老父亲高兴坏了，边往墙上张贴边自豪地说：“孙女送我的这份‘年礼’最重了，我们家要出才女喽！”

这几年，农村的生活富足了，父亲手里也有了不结余钱。每年除夕，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父亲总是陶醉地看着墙上新贴的那些奖状和证书，讲评过后，就高高兴兴地为每个奖状的主人发着他制定的特别奖金，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看父亲这样，我说：“您让小辈们这样长进和出色，我们应该感谢您，给您发年终奖才是呢！”父亲眯着眼认真地说：“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稀罕，这些奖状和证书就是送给我的最好年礼！”父亲说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想，那一张张奖状并非只是一张薄薄的纸，也并非只是父亲谓之的“年礼”，它其实就是一个令人你追我赶的良好家风。

浸润着墨香的春节

◎徐晓霞

春节回乡不忘先去老宅看看，门上的桃符已然发旧，但那墨黑的字迹依然苍劲有力，坚守在斑驳的木门两侧。父亲新建的院子与老宅约百米之隔，儿时的春节大多是在老宅度过的，虽然搬至新屋十余年了，但老宅的模样一直保存至今，父亲都说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也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走进老宅，打开屋门，墙角摆放的是那张传自祖辈的古旧书柜，上面堆满了各种线装书籍。轻轻翻开一页发黄的纸张，那熟悉的墨香便扑鼻而来，如同穿越千年的时光，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思绪不由得随着时光隧道穿越回那些曾经浸润着墨香的一个个热闹温馨的日子，仿佛看到了祖父和父亲正热情洋溢地挥毫泼墨。我家在村里算是书香人家，也是村里最大的中医世家，无论是祖父还是伯

父，抑或是父亲和堂哥，都写得一手好字。每逢年根，村里人总会来家里讨写春联，祖父和父亲总会提前准备好笔墨纸砚，为乡亲们认真琢磨书写每一副春联。我也不会闲着，忙里忙外地为他们递纸、洗笔，再帮着把写好的对联晾到院子里。每当邻居们卷起晾好的春联满意而归的时候，都会冲我笑笑，甚至摸摸我的脑袋，那时，我感觉特别自豪，好像那些春联是出自我的手。

有时，我会站在一旁静静欣赏祖父和父亲写字，看着他们手中的笔尖在红纸上飞舞，对他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祖父总是面带微笑，眼神专注而深邃，好像在那一片飘落梅花中寻找着某种灵感。父亲则会给我讲如何握笔、如何用力、如何布局，有时还会鼓励我动手写几个字。

除夕那日，父亲便会熬制一锅糍

糊，带着我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张贴对联。父亲一边用刷子将糍糊刷在门框两边，一边考问我，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刚开始我总是瞎蒙，感觉“辞旧”类的应该是上联，“迎新”类的则应是下联，或者原因是上联，结果是下联。猜对了，父亲就会为我竖起大拇指，猜错了，父亲会告诉我错在哪里。后来，父亲告诉我，区分上下联最简单的方法是，看联尾的平仄，仄声结尾为上联，平声结尾为下联。打那以后，我再也不会贴错对联了。

如今，我还坚守着张贴手写春联的习惯。在每一个新春来临的日子里，喜欢在淡淡墨香中带着儿子将一副副手写的春联贴在门上，仿佛当年我跟在父亲身后贴对联一样。浸润着墨香的春联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和家族的记忆，是连接过去与现在、老一辈与新一代的纽带。